

## 略述印光大師行誼

印光大師是民國以來四大高僧之一，他自二十一歲出家，從一個闢佛的儒家學者到最後成為淨宗第十三代祖師，其中因緣不可思議。誠如圓瑛大師所說「法身無相，至道無名，清淨本然，不可思議。而我大師於無相現相，無名立名，提倡淨宗，引導後學，大作夢中佛事，臨終現瑞西歸。誠為徹悟大師之後第一人。也。收放自如，去來無礙，娑婆印懷，淨土文成，且道正恁麼時，如何與大師相見耳，忽然突出金剛眼，親見圓明妙法身。」所以弘公（弘一大師）曾三次懇請側弟子之列，並贊印公說：「法師之本，吾人寧可測度。」且約述論，永嘉周孟由嘗云：「法雨老人（印公）稟善導專修之旨，闡永明料簡之微。中正似蓮池，善珍如雲谷，憲章靈峰，步武資福，宏揚淨土，密護諸宗，明昌佛法，潛挽世風，折攝者具慈悲，語默無非教化，二百年來一人而已。」誠哉斯言。繼漢福薄，在我出生前三年，印老已西歸。無緣得謁，所幸者先嚴及家慈乃印公皈依弟子，故尚可厚顏自譽為印公法孫也。先嚴生前親近過諸多大德高僧，但對印公的嚴厲和一絲不苟，更是刻骨銘心，念念不忘。他對我說過，昔年曾陪伴一位很有地位聲望的朋友去拜謁印公，因他的聲望和地位使他養成很多習氣，當這位父執拜見印公時，印公很慈悲地為他開示講解他提出的很多問題，並留他們吃午飯，他們三人共餐，飯菜與大眾僧一樣，只添加了幾碟辣椒之類的醃菜。這位父執有一個習慣，常挑揀出他不愛吃的菜蔬放在盤子裏。開始是大家都默默無語地進餐，但吃完後，印公卻將碗盤的餘瀝舔得乾乾淨淨，先父亦然（此習慣先父保持終身，我亦然）。起先這位父執並不以為意，餐後，印公卻非常嚴厲地指責他，使他惶恐不安，馬上將扔在盤子裏的菜蔬全部吃完，並向印公頂禮求懺悔。

慈母與先嚴結褵時尚是一個年僅十七歲的荳蔻少女，因外祖父早逝，由外祖母撫養。外祖母是滿族人，乃清末鎮守南京一位官員的四小姐，南京城被革命軍攻破，全家自焚殉節。但她們幾位小姐卻鬼使神差的被人拉出火宅並推入護城河，而外祖父黃金鼈正是此次攻城的革命軍司令，在護城河巡弋時意外地救起外祖母，遂結連理。這段婚姻很有傳奇色彩，但卻是一段真實的歷史。因滿族人都是虔誠的佛教徒，儘管外祖父是一介武夫，對佛教亦有極深的信仰，且他後來經營紙筆生意，結交的上海聞人多是佛教界的大護法，諸如吳倉碩、王一亭等。在這種環境薰陶下，慈母自幼就得到良好的佛化教育，也正因此因緣，慈母與先父幾十年來患難與共，相濡以沫，就在慈母與先嚴結褵的當年，先嚴就攜慈母於上海的太平寺皈依了印公上人。據慈母回憶說，當天受皈依的人非常多，皈依儀式後，眾人皆散，只留下幾位居士到其寮房，先父與慈母亦忝其列。印公住房十分簡樸，光線也很暗，印公令人敬畏，尤其是他老的那雙眼睛似乎能把人心看透，但印公對家母卻很慈悲，賜贈一尊綠瓷觀音像、一串顆粒很大的菩提珠（一〇八粒）和一串水晶珠（二十七粒）。水晶珠的頂珠是象牙做的，珠內有印公很小的一張照片，在陽光下透過小孔看，非常清晰。還有一幅印公親書的「大勢至菩薩圓通章」的墨寶，上題「真乘弟子供養」。家母名黃韻雯，真乘乃印公所賜法名。可惜這幾件法寶都毀於那令人悲傷的年代。

那天天氣很熱，家母是穿著旗袍去的，所以印公對母親說，到寺廟或禮佛時穿著要嚴肅，不能袒胸露臂，不能在佛堂放屁，對佛菩薩要有十二分的恭敬，切不可有絲毫馬虎；念佛時不能有任何雜念，要一心清淨，盥手漱口，不食蔥蒜葷腥之物，只有這樣念佛才能獲實益。幾十年來，慈母一直秉承印公的教導一絲不苟，戰戰兢兢地修持佛法，如法如儀，從不苟簡。我如今亦乃花甲之人，在佛法的修持上不論於己於人，亦是如此按母親的教導去要求和履行的，時時得到慈母的嘉許。母親還告訴我，印公不蓄私物，不獨享飲食，凡受供養都供眾同享。那天家母除供養金以外，還供養了很多食品，其中最難得者乃一支很珍貴的老山參，但印公卻叫侍者送伙房放入羅漢菜中，這件事使家母非常感動，永生難忘。所以家母非常神往地對我說，印公乃大勢至菩薩的化身，她能皈依印公乃累世所修福報。我家一直供奉著印公的照片，直到現在不僅在佛龕中供奉，我還為他老人家畫過好幾幅畫像以示敬仰之意。當年，朱幼蘭世伯在看到我所畫的印公畫像時，甚為讚賞並親題像贊曰：「印公功德無量無邊，宏揚淨土願大心堅，熊熊火宅八苦交煎，持名悲切共上蓮船。」

朱幼蘭先生（一九〇九～一九九〇），浙江黃岩人，他的叔祖朱葆三乃滬軍總督府的財政總長。逝世後，因其對民國的卓越貢獻，國民政府以其名字命名上海現在的廣東路為「朱葆三路」。朱幼蘭先生家學淵源，十七歲因病偶讀《安士全書》而深感人生苦短，遂於當年皈依印光大師。他自幼苦研書藝，真草隸篆無不深涉，自以為深諳書法三昧，以此為榮。他曾對我說，印公見他的書法，開始並未評說，他尚自為得意，但有一次印公指著他的一幅書法問他其中的一個字是什麼字，旋即嚴肅地對他說，所寫的字叫人看不懂也是一種罪過，切勿稱心隨意。也正是印公的這一席話，擯除了他過去的一切習性，逐漸奠定了他那敦厚靜穆的書風，深得世人讚譽。豐子愷先生曾請他為「護生畫集」第四、第六冊書寫配文，足證愷公對他老書法的推崇。他念念不忘印公的恩德，並屢屢教導我書畫之藝，尤其是對佛教書畫以工整為上，切勿任性率意而褻瀆佛法。所以二十多年來，我對佛菩薩造像和高僧畫像，始終保持著工整沈穩的畫法，不敢有悖印公和世伯之教誨。今年乃印公示寂六十三年，朝陽兄囑我作文以為紀念，不揣淺陋，僅以此文權作心香供養印公及所有敬仰印公的同道。南無阿彌陀佛！

印光大師生於清咸豐十一年（一八六一）十二月十二日，民國二十九年（一九四〇）十一月四日往生。世壽八十，僧臘六十。

二〇〇三年九月二十一日

劉繼漢於洛陽敬一齋 v